

彭公案

(四)

PENG GONG AN

·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·

典藏精品

清·贪梦道人等 编撰

话说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，

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，万民欢乐，国泰民安，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住着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，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，母姚氏已故，娶妻马氏，甚贤慧，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，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……

藝公案

清· 等 编撰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一六三回 纪逢春初试风流椅 胜玉环误入玉圣庵

话说纪逢春误上风流椅，便惊动了本庙主人。这玉圣庵原来不是什么清静禅寺，佛门善地。庙里当家的姓乌，叫乌赛花，是个绿林女贼，记名在这庙里带发修行，暗中勾引凤凰山的什么小孔雀吴通，在她庙中常来住宿。她收了两个徒弟，乃是良家姑娘，被她诓哄来的，年有十六七岁，长得十成人材，起名叫妙清、妙静，在庙中终日教以歌舞，并不拜佛念经。庙中还养着七八个婆子。八九个打手。

昨日晚间，乌赛花正在庙中闲坐，外面有人打门。婆子出来问明，进去回禀说：“来了个道姑投宿。”乌赛花吩咐有请。这来者正是胜玉环，她自胜家寨出来，沿路找尼姑庵投宿，或者找大店自己包房住，一边找寻胜官保，一边访问大人公馆的下落。她要打听丈夫被何人的毒镖打伤，伤痕好了没有？今天走岔了路，赶不到镇店，来到玉圣庵叫门。里面把门开了，过了二层殿，走东边屏门进去。胜玉环念声无量佛，与乌赛花彼此见礼。乌赛花让她落座，胜玉环说：“庵主贵姓？出家多少年了？”乌赛花说：“我姓乌，道号叫慈云。未领教道友仙乡何地，尊姓大名？”胜玉环说：“我姓胜，出家名字叫修真。”二人互问经卷，胜玉环都对答如流。胜玉环在家没事，本来熟读经卷，故此今日能对答如流。两个人越谈越近，吃完了晚饭，各自安息。

次日早晨，玉环要走，乌赛花苦苦相留。摆上早饭，乌赛花就在酒内下了蒙汗药。胜玉环喝了两杯，只觉得昏昏沉沉，迷糊过去。乌赛花叫她推在空房，又在后头的打手中把一个姓何的叫来。原来这个人姓何叫苦来，也是绿林中的毛贼，在庙中吃碗闲饭，跑跑道儿。他常到吴家堡来，给乌赛花去请吴通。今天叫他

来,要他到吴家堡去把大老爷请来。

何苦来出了玉圣庵,径奔吴家堡。小孔雀吴通此时正在家中会客,他父亲叫吴延年,他有个兄弟叫癞头鼋吴元豹,也是一身的好功夫,全是江湖的贼人。今天吴通正因他拜兄小鹁子周治由凤凰山来,二人见面,一起叙谈离别之情。家人献上茶来,说话之际,有人禀报说:“玉圣庵的何苦来,要见大爷,有要紧话说。”吴通所做的一些邪僻事,不敢叫周治知道,自己赶紧出来。何苦来过来请安,说:“我奉当家的命,来请大爷。昨天来了一个投宿的道姑,长得十分美貌,当家的已用迷魂酒把她迷住,请大爷到庵中去追欢取乐。”吴通说:“知道了,少时就去,你回去吧。”吴通转身进去,周治就问什么事?吴通不敢直言,只说:“大哥不必问,有些小事。你我多日不见,咱们吃酒吧!”吩咐摆酒,家人摆上酒来,吴元豹相陪,三人推杯换盏。周治说:“今天我是请你来的,七月二十是连环寨金钱水豹金清的生日,这日遍请天下的水旱英雄,一则给他祝寿,二则作为群英会。”吴通说:“是日必到,何必哥哥来请。”说着话,推杯换盏,就把周治灌醉。天下起小雨来,周治便躺在客房睡着了。

吴通记念着上玉圣庵的事,告诉吴元豹说:“周大哥醒了问我,你就说上玉圣庵了。”自己穿上油靴,打着雨盖,叫家人备上马,带着四个家人出了吴家堡,一直奔玉圣庵来。来到玉圣庵下马叩门,有人把他接进去,家人把马拉到后院。

吴通来到东院,乌赛花说:“方才叫何苦来请你去,怎么这个时候才来?”吴通说:“凤凰山小鹁子周治来了,我陪他喝几杯酒,知道他的脾气不好,我没敢告诉他上你这里来。听何苦来说,昨天来了个小道姑,长得极好。”乌赛花说:“这个道姑真好,就怕她不依从。”吴通说:“不要紧,到前面大殿瞧瞧去。”两个尼姑回来说:“风流椅现在大殿,没有人动。”吴通说:“好,先叫厨房摆酒菜,预备整齐了。”

正说着话,就听前面大殿上一嚷:“小蝎子挟来救命!”石铸同大众进三层殿,一瞧纪逢春这个样,都不禁大笑起来。武国兴拿出刀来,把椅子劈了,才把纪逢春救了下来。忽听外面说:“哪里来的

这群小辈，敢在庙中搅闹？”石铸等出来一瞧，院中站着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面如紫玉，盘着辫子，蓝绸裤褂，薄底快靴，手中擎着一根花枪，带了十来个打手。李环说：“你这庙中都不是好人，预备风流椅子，陷害妇女失节。这庙既是尼姑庵，哪里来的野男子？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孔雀吴通说：“大太爷名叫吴通，绰号人称小孔雀，我是凤凰山的寨主。这玉圣庵是我的家庙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李环说：“我等是彭钦差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奉大人谕，特来查拿盗贼，小辈别走！”说着抡刀就剁，吴通用花枪一拨，趁势分心就扎。三五个照面，李环被吴通一枪扎在腿上，忙往圈外一跳。李佩过去动手，几个照面也被吴通所伤。孔寿摆短链铜锤，抡起来就打，尚未分胜负，只见由里面来了一个年轻少妇，生得芙蓉粉面，头上青绢帕罩头，身穿蓝绸汗褂，品蓝绸中衣，系着银红洋绉汗巾。在她后面跟着两个小尼姑，各带单刀，蹿过来帮着吴通动手。纪逢春敌住乌赛花，武杰一人与两个小尼姑杀在一处。石铸抡杆棒跳过去，说：“贤弟你闪开，我来和他分个上下。”吴通一看石铸拉着这样的兵刃，并不认识，用枪分心就扎。石铸用杆棒往外一崩，把花枪磕开，往里一进，抖手一下，就把他抡了一个筋斗。吴通爬起来说：“哇呀！你使的什么兵刃？”石铸说：“我这兵刃，名为摔蛋。”吴通一连过去几次，都被石铸摔倒，心中着急，只见外面忽然蹿进一人，左手擎着藤牌，右手擎一把钩镰刀，来者正是小鹞子周治。

他因在吴通家酒醉睡着，醒来不见吴通，便问吴元豹：“你哥哥上哪里去了？”吴元豹说：“上玉圣庵去了。”周治又问：“上玉圣庵去干什么？”吴元豹说：“他这里有个外家，名叫乌赛花，原是绿林女贼，老爷子把她弄来，搁在玉圣庵，时常去那里作乐。今天庙中来请他说，昨日有个投宿的道姑，已用迷魂药迷住，请他去追欢取乐，不怕她不依从，那庙里有逍遥自在风流椅。”周治说：“我找他们去，这玉圣庵往哪里走呢？”吴元豹说：“出了这村，一直往西南走六里地，路北有座山，这庙就在半山腰中，坐北朝南。”周治拿上钩镰刀，穿上的那身衣裳，叫通口兽面鱼鳞甲，在水旱两路全能护身。收拾好了，便奔

玉圣庵来。一到庙中，只听有喊杀之声，要跟众差官分个上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四回 众差官败走头英山 赛瘟神怒摆四门阵

话说小鹞子周治来到玉圣庵，听见里面锣声震耳，急忙跳进院中，把藤牌一顺，手中的钩镰刀一摆说：“吴贤弟你闪开，我来捉这无名小卒。”吴通闪开，周治将刀使了一个白鹤展翅，石铸抖杆棒想要摔他一个筋斗，焉想这个贼人甚是厉害，他把藤牌往地下一扎，骑马式一蹲，杆棒就被他这藤牌给支开了，又趁势一刀，跟进去把石铸的左肩削下一条肉来。周治再一变招，把石大爷杀了个落花流水。众差官听石铸一嚷，立刻蹿出庙去。吴通说：“周大哥别放他们走了！他们都是钦差彭大人的办差官，追上去把他等斩草除根，以免复起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带着打手追吧！”

石铸等慌不择路，往西南直跑，吴通等就在后面追赶。石铸见前面密林之内，放出一枝冷箭来，锣声大响，又出来了三四十个喽兵。为首的那个头目说：“对面行路之人，快献上买路金银，放你等过去，如其不然，要走比登天还难。”石铸说：“我们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办差人员，今天奉大人之谕，出来访拿贼人，你要知我们厉害，趁早躲开，如若不然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那喽兵头目叫蔡天雄，把眼一瞪说：“呸！你也不知我们这里的规矩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等是不怕王法不怕天，终朝酒醉在山前，就是天子从此过，也须留下买路钱。”石铸还未答话，纪逢春赶过去说：“小子，你也不认识纪大爷，我先把你处死，然后再找你们为首之人。”抡锤就打，后面那三四十个喽兵，不是他的对手，立刻跑到山上去报与为首之贼。石铸见众人散去，就要带着七人闯过这座山去。只听山上有人喊嚷，一阵锣鸣鼓响，下来了三位寨主。原来这座山叫头英山，在此处占山的

人，都是《彭公案》前部之贼，头一位是大斧将赛咬金樊成，还有青发灵官马道成，赛瘟神戴成。这三位自大同府画春园逃走，就来到这里占山。离此地往西南七里之遥，又有一座山叫二英山，上有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，两下里合为一山。今天听喽兵来报，说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从山前经过，伤了几个人。樊成说：“鸣锣前去，把那些办差官全行拿住，一个也别放走。”三人各带兵刃，带了二百名喽兵下山，只见吴通、周治带着人正往前追。他们全都认识，彼此见礼，说：“彭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你我一起去追。”众贼寇合在一起，往西北追了七八里之遥，听见前面喊杀连天，原来是石铸八人闯过头英山，正遇二英山的巡山大王武峰。他认识纪逢春和武杰两人，立刻把喽兵一字排开，先派人给山上送信，说有仇人到了。然后把刀一摆，说：“对面小辈别走，我久候多时，你们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了不得，原来是仇人，你等由画春园逃走，跑在这里来了，我先把你拿住。”一摆锤跳过去说：“武峰，我来捉你！”照定头上就是一下。武峰一闪身，用刀就扎。走了七八个照面，只听山上锣声远震，青毛狮子吴太山带着唐治古、杨治明，吴铎和三百名喽兵，各执刀枪，来至下面，把这八个人都给围上。正杀着，吴通、樊成等也带兵来到，众贼会合一处。

戴成说：“吴寨主，你这里不是操演过一座阵势吗？今天要一对一地拿这些人，可就费事了，我来给你出个主意。”说完，立刻把令字旗一展，那些兵丁全皆往西南且战且走。五六百个贼兵把八位英雄拥至一处山中，四面是山，当中空旷。石铸带胜官保在前，孔寿、赵勇二人断后，往东一闯，越杀人越多，实在不能出去。他们往南闯，这些贼人又结队成群地围了上来。石铸看了四面，不知是怎么一座阵势。那吴太山、樊成、吴通三处的贼人凑在一处，正在那里吃酒取乐，只气得碧眼金蝉石铸暴跳说：“众位差官老爷们，我自生人以来，未受过人家之制，今日困在这里怎么好，你等有什么主意？”武杰又气又急，说：“石大爷，我也糊涂了，你们众位商量办理吧。”正在议论，只听梆子一响，众贼人在那山中齐声说：“阵内你

等众人听着！我这山中已擒了无数英雄，你等若是跪下来求饶，我等也是生儿养女的慈善之人，可以饶你不死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姓石的即便死了，也是大清朝的差官，焉能归贼。”石铸一骂，这八个人全都大骂起来。那戴成传令说：“你等响梆子放箭，把他们射死。”只听梆梆梆连声直响，箭如飞蝗。

石铸此时正想一抹脖子，只见正南上一阵大乱，这些喽兵纷纷倒退，从外面进来了一位老英雄，也没拿着兵刃，伸手抓起一个喽兵来，一反手掐脖拧腿，朝着众喽兵就打。石铸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大同府元豹山的金眼雕邱成。原来他由箩家店回头，因伍氏三雄听到彭钦差奉旨西下查办，就来找师兄，想暗保彭大人，顺便访几个朋友。邱爷带着伍氏三雄和邱明月来到灵宝县地面，一打听彭大人已奔潼关。他五人住了一夜，次日也顺大路径奔潼关而来。走到半路上，天降细雨，就在一个乡镇上避雨。雨住了，伍氏三雄说：“咱们正好逛逛这雨洗山林一色新。”走至二英山，只听杀声震地，五人登高一望，邱爷说：“不好！山贼摆下阵势了，快跟我到那里看看。”来至临近一看，中间却是石铸等八个人。邱爷说：“师弟！你三人不识这个阵势吗。”伍显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兄长说说！”邱爷说：“这个阵名叫四门斗底阵，阵眼在北山坡，那杆大旗上面有一个刁斗，斗内有四个人，拿着青白红黑四杆旗子，阵内人要往东，刁斗之内东方的甲乙木青旗摇动，那些喽兵都由外往东，越杀人越多；阵内之人要往西，刁斗之内西方的庚辛金白旗摇动，那些喽兵又往西，四面都是这个样子。要破此阵，须先毁阵眼。待我去把阵眼破了，你们三面去接应石铸，先把他等带出来，再去杀贼。”邱爷说明，立刻往山坡上一跑，先把当中旗杆往怀中一抱，只听喀嚓一声，旗杆一倒，那些兵全皆摔死。邱爷到了山坡，捉拿群贼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饵。

第一六五回 邱成威名惊群寇 徐胜剿灭荒草营

话说邱成把大旗扳倒，摔坏了四个人，自己直奔北山坡，找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。众贼人一瞧是金眼雕，说声不好，各抄兵刃，往山里逃奔。这伙贼人都知道金眼雕的威名，不敢交锋，只得逃走。金眼雕招呼伍氏三雄和笑面虎邱明月下来，把四门冲散。喽兵见大王爷逃走，大众也四散奔逃。

石铸叫众人给邱成行礼，见过伍氏三雄。叙礼已毕，邱成问道：“石大兄弟，这几天你们从何处来？”又说：“胜官保你这孩子，真淘气。”胜官保一听，过来给邱爷爷行礼。石铸便把带出胜官保，胜玉环私走不知下落，胜奎来到公馆，大人派我等出来访查，到了这尼姑庵，纪逢春坐风流椅，与贼人动手，不敌败走之事述说一遍。金眼雕说：“今天我跟你到玉圣庵去报仇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！他庙里还有打手呢，咱们大家瞧瞧去。”

石铸带着众人，仍按旧路，展眼来到玉圣庵。此时雨过天晴，风吹云散，一轮红日将要西沉。石铸说：“你们众位先在这里等等，我进去瞧瞧，还有多少贼人。”大众说：“也好！”石铸蹿上房去，来到二层殿东院，趴在后屋坡，听见乌赛花正在屋中对徒弟说：“把细软物件收拾收拾，庄主爷同小鹞子周治回吴家堡了，把那个中迷魂酒的道姑放出来过过风，拿被褥包上，给庄主爷送家去。”石铸一听，想必是胜玉环，一声喊嚷：“好一个胆大女贼，你这庙里竟敢勾引江洋大盗，暗害良家妇女！我等是钦差大人的办差官，特意前来拿你。”乌赛花拉刀出来说：“伙计们抄家伙，这个绿眼珠已叫庄主爷追跑，现在他又来了。”乌赛花话未说完，外头众人就赶进来了。乌赛花摆刀扑奔石铸，被石铸一杆棒把她捺了个筋斗。乌赛花爬起来，又要奔向石铸，却被武杰在房上一镖，打在哽嗓咽喉，立时身

死。众打手见庙主已死，各自逃去。

石铸带着众人，由空房内把胜玉环找出。胜官保拿了茶盘，用凉水将胜玉环灌醒，问她因何至此？胜玉环说：“走岔路了，来此投宿，不想她是女贼。”大众一想，胜玉环虽然找着了，可把她送到哪里去呢？胜官保说：“我到这庙外找找，要有车，就一同前往潼关，只要追上大人就好办了。”胜官保东瞧西望，要打听哪里有镇店，好把他姐姐先送去，然后找车再走。

正在犹豫之际，见大路上来了四辆车，两乘驮轿，车上插着旗子，上面写着“奉旨宁夏镇总兵徐”。胜官保站在山坡，往对面一瞧，头前一位有二十多岁，白胖子，俊俏人物，头戴纬帽，高提梁翡翠翎管，三品顶戴花翎，身穿蓝绸国士衫，腰系凉带，青缎粉底京鞋，佩带绿鲨鱼皮鞘太平刀。众人一瞧，来的要是河南参将粉面金刚徐胜。大家迎路过去，徐胜下马，彼此见了礼。徐胜说：“你们众位老爷，因何来到这里？”众人说：“奉钦差大人谕，出来拿贼找人。”

徐胜自破了画春园和剑峰山，钦差大人保奏他实授了河南参将，便把侠良姑张耀英迎娶过门。到任以来，操演军阵，查拿盗贼，制造军装器械。未及半年，营务一律齐整。这天徐胜正在衙门闲坐，由知府衙门来了一套文书，原来是本处正北离城七十五里，有二十多个村庄，全都隔教，常常打劫来往客二人在山上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传邪教引诱愚民，现在聚众不少。有一个道台赴京引见，被荒草山的贼人伤了十三条人命，抢去不少珠宝细软。昨天到府衙报官，派人去拿，竟胆敢拒捕，又伤七个官人，因此来请参将调兵去剿灭荒草山。徐胜见了文书，到里面辞别夫人说：“我要带兵去剿灭荒草山。”夫人侠良姑张耀英也要亲身跟了去，到那里观看。次日，徐胜同着夫人，下教场点了三千马步队，带了一个月的粮草，浩浩荡荡来到荒草山山口安营。侠良姑张耀英同徐胜在大帐查点完军装器械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徐胜带着一千步队，列开队伍，遣人前去讨战。只听里面响了三声大炮，由山口内闪出两杆白旗，上绣金龙。大旗往左右一分，出来了约有三千个贼兵，个个白绫缠头，手中拿着大枪，腰中佩

着短刀，身穿青布裤褂，足下都是青靴，上绣白花。徐胜在马上一抬腿，把枪摘了下来，用手中枪一指，说：“你等这伙反叛，胆敢造反，哪个为首，叫他出来受死！”只见贼队中出来一骑黑马，在当中耀武扬威。徐胜一看，这人头戴三角白绫巾，双插白鹤翎，勒着金抹额，身穿白缎箭袖袍，上绣蓝团龙花，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手中擎着一条枪。徐胜看罢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通上名来！”那贼人说：“你家会总爷姓石名四禄，乃天地会八卦教教主，你等要知道我的厉害，急速退去！”徐胜说：“本大人奉上宪文书，特来剿灭你们这伙反叛。”石四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催马挺枪，照徐胜分心就刺，徐胜用枪相迎，两个人大战了二十余合，粉面金刚徐胜一枪刺死石四禄，又带兵往前追赶。追至山口，贼人已经远遁，只见对面山头下来滚木擂石，把山口堵住，徐胜只得带兵回营。

一连攻打几天，贼人防守甚严，损伤官兵不少。徐胜甚是着急，一看这山头的险要之处，都有滚木擂石，若要攻打开来，须得个把月工夫，回到大营便闷闷不乐。侠良姑张耀英问道：“大人因何面带烦恼？”徐胜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这十余日损伤官兵不少，这毛贼竟不能攻破。”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乃是侠义英雄，这些毛贼何足挂齿？”徐胜一想这句话，说：“蒙夫人提醒了我，今晚我换上夜行衣去探荒草山。那日枪挑石四禄，到如今还不知内里有几个为首之贼。”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何不调兵在外接应？你我夜探荒草山，里应外合，把贼人刺死，放火烧了山寨，可以成功。”徐胜说：“我前日和贼人对阵之时，把枪变着招数，三五个照面，一枪就把贼人挑于马下，贼众这才归山。今日夫人所见甚是，我派都司赵忠、守备李庆带一千兵，以山头火起为号，从外面接应。你我换上夜行衣，夜探荒草山。”

外面天有初鼓，夫妇收拾好了，便出了大营，直奔荒草山。二人找幽僻小路，爬过山岭，忽上忽下，已离山头不远。一看没有灯火之光，就知此地无人把守。来至山头，夫妻二人顺山坡下去，往北一里多地，有两座大营，正面就是山寨。二人来到寨门，见寨门紧闭，便蹿上房去，来到了分赃聚义大厅。只见石五禄坐在当中，

两旁有十数个美女相陪。在大厅外面，有两个气死风灯，排着三百名刀斧手。石五禄已喝得大醉，说道：“众位夫人，会总在此占山十余年，不想本地参将徐胜跟我作对，一枪将我长兄挑死，大兵围困荒草山。我等他粮草一缺，可以去偷营劫寨，代我长兄报仇。”徐胜一听，就要跳下大厅去刺死贼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六回 升总镇荣任宁夏府 救玉环夜遇众英雄

五

公
案

562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要去刺杀石五禄，侠良姑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不必心急，少时贼人必睡，等他睡了，将他杀死，放火将大厅一烧，岂不省事。”这时贼人说：“天已不早，我到后面安歇，你等也安歇去吧。”外面二百喽兵四散，手下人掌起灯来，在前头引路。石五禄转过大厅，正往前走，徐胜由房上跳下，手起一刀，将贼人杀死。侠良姑张耀英放火将大厅烧着，少时烈焰腾空。外面赵忠、李勇一见火起，带兵往里面杀来，此时天交三鼓，众贼人俱皆睡熟，趁势闯进山口，杀伤贼兵四百余名，生擒二百多名，其余的四散奔逃。天光闪亮，荒草山一律肃清。徐胜在山上歇了一天，将拿住的贼人就地正法，带兵回归河南省城。

巡抚拜折入都，保奏徐胜。康熙老佛爷旨下，着徐胜来京引见。徐胜携眷入都，到部投文。是日有兵部堂官带领引见，康熙圣上甚为喜悦，正值宁夏总兵缺出，圣上旨下：“宁夏镇总兵着徐胜补授，钦此！”徐胜谢了恩，请训起身。

这日来至玉圣庵，正遇胜官保等人在庵前站立。大家过来见礼，说明来历，徐胜才知道是为了寻找胜玉环，赶紧叫老婆子把胜玉环接在驮轿上，与张耀英同在一处。徐胜说：“我先到潼关追大人去。你们还不走么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们必须将他等斩草除根，然后再走。”

徐胜带着胜玉环告辞走后，众人回庙将贼党杀尽，死尸都扔在山涧喂狼。众人到厨房找出酒来，大家团团围住喝酒。天有三鼓，月上树梢，大家吃完了饭，也不见贼来。次日大家商议，这庙中有什么细软东西，大家分彩。金跟雕同伍氏三雄与邱明月先起身走了。石铸说：“这庙里的马号有吴通喂养的骡马，大家翻挑一匹骑着。”纪逢春进去抱出一床红呢被，搭在一匹大白骡身上，用两条汗巾一结，就算是鞍鞴。大家一瞧，都笑他呆小子，说：“你瞧，这倒是真红真白。”大家都上了马，纪逢春倒骑着白骡。武杰说：“你为何倒骑着？”纪逢春说：“我为跟你说话。”武杰说：“摔死你个混帐东西，吾也不管。”

众人顺着山路出了山口，到了一座镇地，只见人烟稠密，买卖不少，路北有个大客店，字号是六合老店。众人下马进店，有人把马接过去添草喂料。众人来到上房，伙计打来洗面水，倒茶说：“众位老爷是打尖的？”石铸说：“不错。”伙计说：“依我说，众位老爷别走了，今天瞧瞧热闹吧，白了头发也没见过。”石铸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地方叫周家集，有个财主姓周名玉祥，家有百万之富，有个儿子死了，现在留下一个孙女，名叫周翠香，长得十分人材，媒人也说过几家门当户对的，但这周家是把式窝，这姑娘的能为武艺，可算盖世无双，因此立了擂台，有人赢了姑娘，就把姑娘给他。这擂台立了十多天，一直没有上台打擂的人。谁上台能赢得了，又得了媳妇，又得了家私，这倒是件美事。”石铸说：“我们吃完了饭，大家瞧瞧去，这事倒透着新鲜。”傻小子说：“这个事我倒去得，你们都有媳妇了，我还没有媳妇。狼山纪家寨，谁不认得咱们爹。”众人一听，对石铸说：“纪老爷要去。”石铸说：“看这个小模样准成。”纪逢春听了石铸这么一说，也信以为然。

大家要了酒饭，纪逢春先吃了，假装出恭，就溜出去打听擂台在什么地方。经有人指引，他来到十字街路北，只见搭着擂台，其形好像戏台，外面围了无数人，上面摆着刀枪架子。有瞧热闹的人说：“快出来了。少时老头一出来，就有上台打擂的。”正说着，由大门出来一位老丈，身穿蓝绸长衫，足下青缎快靴，花白胡子。带着

十几个家人，跟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，生得芙蓉白面，头上蓝绢帕罩头，身穿绿洋绉中衣，银红色女裤，足下穿小红鞋，来到擂台，登着梯子上去。那老英雄说：“在下姓周名叫玉祥，这是以武会友。小老儿自幼喜爱刀枪拳棒，如有愿意上来比武的，打我一拳，我给纹银十两，踢我一脚，我赠元宝一双，将我摔倒，我赠彩缎十箱。这是我的小孙女，前番有亲友来提亲，我都推辞了。今天我定下一个规矩，如有年貌相当之人上台比武，赢得我孙女，情愿招赘为婿。”

说完了这话，正西有人答言说：“闪开，待我来！”一拧身蹿上擂台。周玉祥一瞧，这人身高七尺，乃是刺儿山的大寨主，姓牛名必。他同二寨主马松听说这里立擂，特意前来打擂。听周玉祥一说，就蹿上台来说：“老英雄闪开，我要跟小姑娘比武。”周玉祥一听，往旁一闪，姑娘周翠香过来，并不答言，二人便比试拳脚。牛必两只眼上下打量姑娘，三五个照面，便被姑娘踢下台去。大家叫好！马松一瞧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牛大哥闪开，我来替你报仇。”蹿上台去，通了姓名，周玉祥已知道他是个匪人。几个照面，也被姑娘踢下台去。这时忽听那边一声喊嚷，蹿上一人来，淡黄脸膛，身穿蓝绸裤褂，足穿薄底鞋，盘着大辫子，来到台上说：“姑娘请了，在下领教一二！”来者正是恶淫贼飞云僧尹明。

自黄花铺被胜官保、石铸将他与清风和二鬼赶走，这四个人也没敢去投奔静街太岁黄永，打算要出潼关访友，路过周家集便住了店。飞云说：“人都认识我，我别再和尚打扮了。我买一身在家人的衣服，勒上网子，弄条假辫子，打扮成在家人的样儿。”今日听说周家集打擂，他也来瞧热闹。一见刺儿山的两个寨主俱被姑娘踢下去，又见姑娘长得十分美貌，就要上台戏耍，晚上再去采花作乐。

此时，石铸同着胜官保、武杰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佩都由店内出来找纪逢春，到了台下，恰见马松被踢下台去，飞云上擂台。纪逢春凄过来对石铸说：“石大爷，我看上去的那个好眼熟，你等看他像谁。”石铸说：“我看倒像飞云，怎么他会有这么一条大辫子？也许是一个模样的人，咱们且看他的武艺如何！”只见他跳在台上，向姑娘拱拱手说：“请了，我要领教一二！”姑娘周翠香看了他一眼，

说：“使得，我奉陪。”二人握拳比武，走了几个照面，姑娘一脚踢去，飞云往旁边一闪，被姑娘一伸手就把辫子揪下，下面齐声叫彩！

纪逢春一看，认出正是飞云和尚，一摆锤蹿上台去说：“呔！对面小辈，休要逃走，我等在此久候多时。”照定飞云就是一锤。飞云一看，这里有彭大人的那些办差官，就知道不好！掏出毒药镖，照定周翠香就是一镖，翠香翻身栽倒。若不是纪逢春赶上来，周翠香必被飞云所杀。飞云见纪逢春上来，知道后面必然有人，将刀一摆蹿下台去。迎面有武杰挡住说：“唔呀，混帐王八羔子，你往哪里去！”抡刀就剃。清风恶道于常业拉出滚珠宝刀，要帮助飞云动手。那些瞧热闹的早吓得四散奔走。胜官保拉出龙头杆棒，大骂道：“飞云恶贼，休要逞强，小太爷前来拿你！”清风道于常业一瞧是胜官保，就吓了一跳！知道他的厉害，喊道：“飞云贤弟，风紧拉活吧！”孔寿、赵勇大家往上一围，众差官今天要捉拿这一僧一道，大闹周家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七回 群雄大闹周家集 飞云擂台险被擒

话说众英雄围住了飞云、清风。清风见势不好，摆开滚珠宝刀，连蹿带跳，同飞云竟自逃走。众人也不再追。周玉祥将众差官拦住，一一问了名姓，先把孙女翠香派人送回去，然后让众人到了家中，献过茶来。

周玉祥问道：“石大老爷和众位从何处来？钦差大人现在哪里？”石铸说：“大人现在潼关。我等在灵宝县奉大人谕出来找人，现在人已找着。路过贵庄，见阁下在此立擂，不想飞云和尚却上台搅闹。他在平则门外秘香居盗过圣上的珍珠手串，是奉旨在各府州县严拿的恶贼。那老道也是在大人公馆行过刺的刺客，今日我等一时荒疏，未能将他拿获。”周玉祥说：“这就是了，现在小老儿的

孙女被镖打伤，伤势甚重，如何是好？”武杰说：“了不得了！飞云打的是追魂夺命五毒镖，若打在致命之处，立时就死；若打在别处，见血三十六个时辰，毒气归心准死！大同府胜家寨倒有解药，无奈二千多里路，求了药来，人已死了，怕赶不上。”周玉祥一听说，吓得半晌无话，目瞪口呆，自己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老汉六十多岁，就是这一个孙女。众位老爷有好生之德，想个法儿来救她这条命。”

胜官保说：“老丈不必烦恼，我能医治，你带我到后面去瞧瞧吧！”周玉祥一看这胜官保，有十三四岁，五官俊秀，举止端方，问道：“这位少老爷贵姓？”石铸说：“他就是大同府黄羊山胜家寨银头皓首之孙、金刀将胜起山之子、小神童胜官保，家传的八卦追魂夺命刀，甩头一子三只金镖，天下扬名，无人不知。这打姑娘的飞云，他的师父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乃是神镖胜英的徒弟。飞镖黄三太也是胜英的徒弟，胜家出来的把式不少。”老英雄周玉祥说：“原来是胜大少爷，众位略坐，请胜大少爷先给我孙女治镖伤去。”

胜官保跟老英雄进了内宅，来到上房，见周翠香已是昏迷不醒，那只镖正打在大腿之上。胜官保叫老英雄把镖取下来，又叫老婆子拿剪子把裤子剪个窟窿。他掏出一包五福化毒散，叫老婆子找一碗阴阳水，将化毒散灌下，再用半包调匀敷住伤口，又将八宝拔毒膏贴上，告诉说：“明天早饭后，用两条鱼余汤，用葱姜蒜做佐料，不要放咸盐，吃下去毒就发出，人可复原如初。”

老英雄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连连揖谢，把他让在客厅，吩咐家人摆酒。老英雄说：“今日众位不可拘礼，老汉敬酒三杯，众位随便痛饮，不可藏量！”酒过三巡，老英雄把石铸请到里间屋内说：“今日有一事相求。”石铸说：“老兄有话请讲。”周玉祥说：“老汉的孙女，蒙胜大少爷治好，我要请你为媒，将孙女许他为婚。”石铸说：“可以，我去跟他商量，他如愿意，还要跟他爷爷商量。现在他的爷爷银头皓首胜奎，已跟着大人到潼关。”周玉祥说：“石大爷，你多分心吧。”

石铸转身出来，把胜官保叫在里间屋内说：“周玉祥托我为媒，要把他孙女许你为婚，你愿不愿意？”胜官保听石铸一说，心中甚

乐,就说道:“石大爷,你要作得我爷的主,就承;要作不了我爷的主,就算了,别叫我爷爷说我。”石铸说:“你爷爷若不愿意,都有我呢。”带着胜官保出来给周玉祥行礼,礼毕,复又入座。大家给周玉祥道喜,开怀畅饮。石铸说:“今天天色已晚,莫如到店里将东西和马匹拉来这里住,明天起身。”大家吃完了饭,便遣人到店里把马匹拉了过来。周玉祥又搬过来几份铺盖,天已二鼓,众人说:“老丈请自便吧,我等也要歇了。”

周玉祥辞了众人,回到后面去,石铸等各自安歇。刚才睡熟,天有三鼓之时,又来了几个刺客撬门。原来飞云、清风走后,因癞头鼯吴元豹跟飞云是拜兄弟,便直奔吴家堡去。他们在吴家堡同焦家二鬼闲谈,飞云说:“今天石铸一伙必住周家集,我定要将他杀死,才消我胸中之恨。”清风说:“我帮着你。”四人商议已定,吃了晚饭,收拾好了,由吴家堡直奔周家集而来。到了墙外,四人蹿上墙去,穿门越户,来到大厅,趴在前坡,见众人团团围坐,同周玉祥喝酒。清风一看有官保在,便对飞云说:“不必心急,此时若叫他们知道,动起手来,你我还得甘拜下风。莫如叫他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,等他们睡熟,你我撬门进去,结果他等的性命就是了!”飞云说:“所见甚是。”越过后坡,趴着等石铸众人睡熟,就跳在院中,将客厅门撬开,一听众人还在东厢里间沉睡哩!

此时纪逢春因让尿给憋醒了,蹲在地下,正拿便壶撒尿。听得外面撬门,他也不言语,等帘子一掀,见是飞云,他便拿起夜壶打去,只打得飞云浑身是尿,连这夜壶也摔破了。飞云抱头往外就跑。石铸等也都醒来,各提刀刃去追刺客。飞云在前头跑,清风在后面跟,二鬼也拚命跳出墙外。这八位英雄出了周家集,一直往东北追了十几里地,见眼前黑糊糊地有一片庄院,再找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,已经踪迹不见。

石铸说:“他们四人必是进了村庄,咱们追进庄去看看。”石铸在前头,众人跟随进了村庄,蹿上房去,蹿房越脊地往前走。石铸见前面一片火光,来至切近一看,却是一座大禅院,五间大厅,坐北向南,挂着八盏纱灯,支着两个气死风灯,两边还支着高脚灯,有二